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探討台灣女同志文學——

以《鱷魚手記》為例

作者：顧惠方。國立師大附中。高二 1264 班

指導老師：

顧惠倩老師

壹●前言

台灣的民法中規定，婚姻為一男一女為將來永久共同生活所訂定之契約，所以同性婚姻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又雖然現今的社會較為開放，但異性戀霸權仍為主流意識，在這樣不完全自由的台灣社會裡，同性戀者的心聲很難完全描述出來，甚至讓人了解。

但是同志文學^{註1}卻做到了。

台灣的同志文學首先是在解嚴後出現猛爆的狂飆十年，不但作品數量較諸以往爆增許多（九〇年代有 215 篇同志文學，八〇年代只有 16 篇，六、七〇年代更少^{註2}），其次，台灣的同志文學和同志/女權運動有很強的關聯性，至少九〇年代的同志文學幾可看作是同志現身政治的一環。作家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透過文學書寫和論述與社會對話，並試圖透過自我敘事消除/顛覆社會污名。也就是說，這段時期是由一群許久沒有表達，被壓抑情感的作者釋放一種不可說明的情慾和對社會價值的反叛。

那為什麼這篇論文要探討女同志文學而不是男同志？

我個人認為，女性其實才是整個社會中的代表。他們隱匿在人群當中，藏在男性之外被遮掩住的魅力和細膩，是那樣的神秘！而女同性戀者在現今社會中比起男性同性戀者較不高調和狂暴，那是包含柔情必須小心翼翼的捧著的情感！

這次我選擇研究的女同志文學作品是台灣女作家邱妙津的小說—《鱷魚手記》，除了因為它被譽為女同志聖經之外，我也非常喜歡作家邱妙津的文筆。

貳●正文

同志小說毫無疑問是台灣同志文學中可見性最高的文學範疇。其中，白先勇的《孽子》和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以其短篇〈肉身菩薩〉改寫而成）並列兩大男同志經典小說，兩者都涉及到國族、家族、性別、情慾間的複雜糾葛，各以「孽子」、「荒人」隱喻同志身份在封閉且傳統的華人家族，父長制社會中所必然遭遇的放逐與疏離、甚至自我異化。

而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也是一樣的，她對於自己的性身分，也就是女同志認同是沒有的，因此「鱷魚」這一自我污名的隱喻和「孽子」、「荒人」基本上是如出一轍的。

在我的認知裡，女性主義^{註3}是影響很多女作家的，^{註4}如李昂的《殺夫》、《北港香爐》、廖輝英的《油麻菜仔》及朱秀娟《女強人》等，也包括邱妙津《鱷魚手記》，在這裡略提一下女性主義。

為什麼我們討論女性主義，卻不討論男性主義？

答案是因為，根本沒有男性主義。

我們常聽到的沙文主義，也就是大男人主義，並不是男性主義，它們只是社會過於強化男性權力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思想。

女性主義是女性能夠藉由一些管道說明、表達自己對事情的看法，而過去傳統社會封閉的女性思想，也造成之後女性主義的興起。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說過：「女性在說自由前要先有自己的房間。」而待在房間裡寫也成為眾多女作家表達自我的方法。

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便是其一自我表達強烈的一部作品，我要以它來分析、說明以下主題：

- 一、 背景分析
- 二、 角色分析
- 三、 文學分析

一、 背景分析

故事發生的背景是在九〇年代初期，開頭第一段便寫道：西元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從教務出註冊組的窗口領到大學畢業證書…

整個故事，都是以第一人稱女主角描述在大學四年所發生的故事，是倒敘法。

故事發生的地點位在台灣大學，從一九八七年十月的某天，我騎「捷安特」在椰林大道上掠過一個身影…可以得知。

女主角的設定很清楚，就是一位大學生，就連故事中也沒有出現任何老一派的大人貫穿其中，整個故事的觀點全都聚焦在九〇年代年輕人的身上。作者有意無意的提到一些社會事件，使讀者產生對於當時已經算開放的台灣社會感到無聊煩躁。

這個世界的觀點全圍繞著年輕人的視線旋轉，我透過女主角的日常生活感受到這個環境所帶來的限制，和他們其中急欲表現卻又害怕受傷害的真摯情感——全透過一個在平凡不過的女大學生的眼睛，毫不拖泥帶水的表現出來。

值得一提的背景是故事中的女主角，不只是就讀過北一女的高材生，更是擁有許多資源的高知識份子，而在她周圍的人們也同樣都是社會的菁英學生，九〇年代的年輕份子有和其他時代一樣的輕狂。我讀到的這群年輕人，他們聰明，有想法，卻又在台北這個城市反覆打轉、重蹈覆轍，看似不被社會所限制，卻又被社會舊有的觀念緊緊拴住，呈現一個矛盾的衝突點！

雖然整部小說並沒有著墨太多在背景的設定，但是我仍認為這個故事的背景是很重要的。因為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仍屬保守，雖然有關同志電影大量的開放播映，但也僅限於私底下的討論，換做是在現代二十一世紀，我相信今天將又會發展出另一種形式的同志文學。關於背景的分析先說明到此。

二、 角色分析

這部作品的女主角，也就是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被取了個叫做「拉子」的綽號。這個名稱後來也被女同性戀者拿來自稱自己。

拉子邂逅了許多人，其中另一位很重要的女主角，也就是拉子的第一位愛人，一個叫做「水伶」的學姊。我之所以稱她為另一女主角，便代表他在這個故事中存在的重要性，她是引領出整個同志氛圍故事的關鍵人物。

而除了拉子和水伶的感情這一條主線之外，發生在拉子四週的人也有其他副線，在這裡我將其中幾位主要人物分類，歸納出重點的三條線。

第一條線：拉子和水伶。

水伶：年紀大拉子兩歲，個性溫和，深深的喜歡拉子，儘管有時得不到拉子的回應。

拉子：話比較多，不喜歡社交，會逗水伶笑，和水伶相遇在一堂叫「文學概論」的課上，一直逃避自己對水伶的感情。

→兩人之間懷有女同志情愫。

第二條線：吞吞和至柔。

→兩人是拉子高中的學妹，雖然他們與拉子是在大學才認識的，但三人也有點惺惺相惜，特別是他們兩人和拉子的氣質相似。

吞吞：個性外向，談吐風趣，動物系。

至柔：個性文靜，很有自己的想法和作為，國貿系。

→兩人之間亦懷有女同志情愫。

第三條線：夢生和楚狂。

夢生：富家子弟，混過幫派，和拉子在一個文藝營上認識，是一個淫蕩的人。

楚狂：曾經在自殺的時候被夢生救過，因此愛上夢生，個性激進，和拉子很談的來。

→兩人之間懷有男同志情愫。

這三條線都是關於不同的性格人物所發生的同志感情故事，由於角色上的個性不同，最後也都走上不同的路。接下來有關故事發展的劇情我不繼續說明，直接歸結到這三條線的結局。

拉子和水伶

拉子當她和水伶習慣相處在一起之後，開始對於這種不確定的曖昧感情感到害怕，因此拒絕和水伶頻繁的見面，兩人從此開始漸行漸遠。

在我看來，拉子和水伶其實是互相喜歡的，但拉子卻無法接受他們兩人之間的同志情感，也在她開始對水伶有性幻想之後感到恐懼，認為那是一種犯罪的行為。她因此傷害了水伶，也使自己感到痛苦。

終日裏在棉被裡流淌者藍色和紅色的眼淚，睡眠也奢侈。

不要任何人。沒有用。沒必要。會傷害自己和犯罪。

雖然從剛升上大學的第一年，邁入第三年這之間的時間，拉子一直不斷思念著水伶。和吞吞傾吐對水伶的思念，寫下許多自我矛盾的字樣，她還是不能鼓起勇氣面對甚至追求這段感情和緣分。

她用力搖頭，對我因強烈不滿而露出極嚴厲的表情，彷彿犯了大錯般自虐著。

「我答應要跟別人在一起了。」

她在歇斯底里地搖頭之後，突然蹦出這樣一句話。

...

相擁在一起哭泣，我們像一對亡命天涯的情侶。仍是孤挺在秋野。

她怨我為什麼不早點出現，我知道她的痛苦。我也高吼著為什麼要跟別人在一起，她了解我的痛苦。像兩匹獸在做最後的對決，用利牙撕裂對方的肉既是愛也是恨。無法互舔傷口，只能在對方面前盡情哀鳴。

更何況，那個「別人」也是個女人。這句話刺中我，啞然失聲。

這段充滿戲劇張力的文字，所流露出的悲傷情感和絕望是何等的描寫貼切！

水伶是一個需要依賴的女性，害怕被丟下，像是很多容易受傷的女性，她一直在尋找能夠停靠的地方，但是當她找到拉子後，拉子將她抱緊卻又狠狠推開。

拉子理應要知道水伶對她的感情，但仍堅持離開，當初為什麼要放棄這段感情？原因就只是害怕。

害怕自己習慣這份「不該存在」的感情，害怕有一天水伶會離開，害怕社會對她異樣的眼光，但她最害怕的，是她自己。

覺得自己就像禽獸一樣，像一隻小心翼翼偽裝自己的鱷魚，如果能夠不在意外界眼光，接受真實的自己，或許拉子和水伶能夠幸福的在一起。

但這又是如此困難的一件事。很現實。

她想攀附到一個別人身上，逃離開這裡。她快速撇了我一眼，像劍尖。於是選擇了一個跟我比較「接近」的別人，而不要選擇一個不同類型的男人。因為那會弄壞她所保存完好記憶的我，她說……

天啊！搥胸頓足。她不是將墜入永劫的輪迴嗎？

拉子將她的痛苦，化成接下來十頁的告白信。挽回不了了，她的逃跑已成爲現實。

吞吞和至柔

吞吞在和拉子聊天。

「…高中就有點苦悶了，覺得大家怎麼都只管唸書？…去中研院的時候還認識一個男孩子追我到現在。…」她(吞吞)說著說著又笑了。

「聽起來好像沒有理由變成現在這樣子啊，有沒有什麼線索？」

「也許是大學生活型態的關係吧？…我第一個覺得可以抓的就是至柔，每天都很想她一直陪在我身邊，甚至要求她晚上都睡在我家…只是很任性的要求她做出超過她所能做的事，放開一切來陪我…可是關係越來越遭，她原本就很容易悲觀…從前都是我逗她的，我罷工了以後，她更是面無表情…看到她那樣的臉，更覺得難過的想大哭…」

後來至柔開始和男生交往，大學兩年已換掉三個人。對至柔來說，愛情已然成為她生命中裝點自己的一部分。即使她一樣有著對女生的渴望和情慾，卻還是和男生在一起。這對一個同性戀者來說，叫做變成「正常人」嗎？或許是發現在現實社會中，女生和女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至柔選擇了一個在異性戀眼中「正常」的方式，重新回到這個神創造好的軌道上。

我無法對這樣的選擇做出任何客觀的解釋，接受自己成為同志，或者不被社會所接受，這選項都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但是不論同性戀者最後的改變是什麼，最重要的是他們不要在踐踏自己！像至柔和吞吞這樣的例子所傳達給讀者的訊息可能是——同性戀也可以變雙性戀；或同性戀在社會中是不可能有好結局的。不管哪個，這些結論都很令人感到心痛。

「再回來，悲劇已經造成，我發現吞吞因難耐對我的渴望，已經接受男人的安慰了，你遇見我們時，我們之間的一切在我心裡早已打碎了…」

夢生和楚狂

男生之間的感情，和女生是不同的，但也沒有那麼不同。

我想作者將他們兩人的故事穿插其中，不單單只是因為他們是女主角拉子的朋友，也是因為他們能營造出女同志和男同志之間的差異。

夢生從出場到結束都是一個很特殊的人，一個想自殺的花花公子，到變成睡在學校後門的狼狽吸毒犯。夢生也是另一個無法接受自己同志身份的犧牲者，比較不一樣的是，他也能夠愛女生。在反反覆覆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的情況下，夢生很危險，他放蕩自己，到一個接近悲慘的地步。

而楚狂，一個單純想要愛的大男孩，經過七年之後，終於忘掉了他深愛已久的夢生。他反而接受了一個一直追他的年輕水手，開始愛人和被愛的日子。楚狂是一個勇於接受自己身份並且成功找到愛的幸運兒，我覺得他是幾個角色中，結局最好的一個。我想楚狂他的真誠和勇敢，是他最好的力量。

「小妹，我這特地的跑來，就是要告訴你一件事——…如果你不誠實面對自己的感覺，自己所需要的，那麼你永遠無法誠實的愛別人。」（楚狂）

拉子在畢業典禮當天接到水伶的電話。然而更重要的，她必須找到夢生，那個危險的角色。

「你住嘴啊…不要再說了…一切都沒有用了……」他（夢生）雙手抱住頭，激烈的搖晃。

「你並不懦弱，你有一百個地方勇敢，只有一個地方懦弱，就是愛。…如果我沒猜錯，你其實是怕真正被愛。」

從男同性戀的相愛方式(夢生與楚狂)，反觀女同志間的愛情(拉子與水伶、吞吞與至柔)，我們會發現男性間的生理需求大於心理需求，女性間剛好相反。然而由這裡引申出來的意義—保守的女同志戀情，和現代女同志戀情不完全相同。這點尚需要再討論。

最後，做個簡單的角色分析總結，這六個人當中，水伶和楚狂可以算是接受自己身份，決定再去愛的例子；吞吞和至柔兩個人，後來都放棄自己原來同性戀的身分，試著找到愛另一種性別的能力；最後拉子和夢生，兩個人都曾因不能面對愛，而步入地獄深淵。

三、文學分析

除了邱妙津用手記的方式揭露同志心理的寫作手法外，文中還穿插有許多關於「鱷魚」的介紹和心情。關於「鱷魚」形象在《鱷魚手記》裡的象徵意義，在眾多評論裡都指向為同性戀的意象，而將小說中眾多社會人們的「恐鱷」現象與現實社會裡的「恐同」文化作聯繫。

同性戀也有分為女生中的男生和女生中的女生，同理男生也是，即所謂俗

稱的 0 和 1。所以作者在這裡選擇使用「鱷魚」來當作象徵。

鱷魚。為生物學意義上的「卵生」動物，其「卵」是無性別的，依靠母鱷在孵化時期的溫度而後定雌雄，孵化前的鱷魚卵則雌雄同體不分。作者在這裡不想強調性別，似乎有意將同性戀者「無性別化」，也就是性別在戀愛中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不需要用依靠先天的性別來約束自己。

因此使用無性別的「卵」作為意象。

在故事中，拉子是其中一條敘事線的第一人稱「我」，而另一名稱是鱷魚。在第五手記中出現了一個人名，叫做賈曼註 3。他的出現是和鱷魚有關的。

究竟誰是賈曼呢？在這裡的意義又是什麼？

賈曼除了以先鋒派電影導演聞名之外，在異性戀的公共論述領域裡，被關注的焦點是他的**男同志身分**。在眾多的批評論述裡，都談到了賈曼對同性戀權利的努力，同性戀是他的藝術的重要議題。在這個時代裡，他是先鋒藝術家們與年輕同志的偶像。

因此，賈曼就是主角的化身，也代表著鱷魚。

賈曼召集許多鱷魚一起開鱷魚俱樂部，還說要大家一起把人皮脫掉。這段文字代表著，其實同性戀者是想要露出自己真實的樣貌的，但是又礙於社會的不接受。

「嗚嗚……我差一點就可以不在穿人裝見人了，為什麼要把我拉走？」

這是鱷魚的心聲。

「鱷魚，你會不會想生殖？」

「我怎麼知道？我又沒碰過另外一隻鱷魚。」

由此知同性戀者在通常的社會中，不但不會承認自己的身分，也不容易遇到了解他們的人，他們之間的感情是需要更堅定的力量束縛的。

文中利用鱷魚和賈曼等人的對話，隱喻台灣社會對同志的不友善，看似沒怎樣，大家都相處融洽，但其實卻一直施一種壓力給他們，使他們無法承受面對自己的身分。

或許主角也曾經以為自己同志的身分能被接受吧！沒想到當他脫下人皮之後，大家都開始嫌棄他，導致最後鱷魚跳海自殺。

還有另一個邱妙津特別的寫作手法，她常在開頭連續使用四個名詞，例如第一手記中的：水伶。溫州街。法式麵包店門口的長椅。74路公車。和第五手記中的：一九八九年。水伶。公館街。悲戀的第四回合。

這幾個看似沒有意義只是描述週遭景物的用法，讓讀者能夠藉由她的眼睛和心情快速進入情節中。這樣的開頭方式不但可以看出現在主角在意的事的排序，不斷句點的句型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內心無法馬上整理出混亂思緒的心情停頓、定格。

參●結論

在現在的社會中，同性戀不再像 ADIS 病患一樣的被人避之唯恐不及，相反的，他們的存在讓多元的社會充滿更多的創意性。無論是在政治界、藝文界、學術界都可以找到同性相知相惜的例子，而且他們也不吝於向外人表達她們內心的抉擇。然而，道德、自我價值、成就愈高的人，愈丟不掉社會化的包袱，掙脫不開自縛的枷鎖，面對自己的生理需求時，往往是強壓抑的，這樣是不健康的。事實上，這些人才應該要求自己成為同志愛的模範。

有些人讀完《鱷魚手記》之後，無法理解邱妙津為什麼要自殺，認為人失戀了還是可以繼續生活下去。雖然我也對寫出這麼好文章的邱妙津感到惋惜，但是我覺得，也可能是一直以來都沒有人，或是事，能夠讓她重新燃起愛人的希望，所以她才會選擇自我結束這一切。在兩性之間的遊走很痛苦、無法自己，寫出這麼精采的小說的邱妙津，一定深刻的走過她人生這一遭，清楚記下這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和告白。

所有關於人生的詮釋都已經了然於她的作品裡了，能夠把這麼多難以言喻的情感轉換成小說，甚至讓不是同性戀的讀者也能感動，這就是《鱷魚手記》的價值——它讓大眾讀者感受到她的心情，她表現了她最真實的自己！

《鱷魚手記》不只是一部描述深刻的文學佳作，除了女同志間動人的感情外，也表現了因為社會價值而不願意接受自己的恐慌。任何藏有煩惱的人如能接受自己、相信自己，甚至愛自己，或許就會有了愛人的希望，不會在脫下人皮之後跳海。

肆●引註資料

1. 邱妙津(2003)。鱷魚手記(三版)。臺北市：時報文化。
2. 林青瑜論文★ 誰的手記——「賈曼」的意義以及「鱷魚」、「賈曼」、「拉子」與「我」的四角關係 http://sex.ncu.edu.tw/course/liou/4_Papers/Paper_19.html
3. 台灣同志文學最低閱讀書目 <http://blog.roodo.com/franwu/archives/18045963.html>

註1 同志文學在 1980 年代以前，已有白先勇、林懷民、李昂、朱天心、馬森等人在進行同志文學方面的創作。從 1983 至 1993 年，同志文學呈現百家爭鳴的狀態，比較重要的作家有顧肇森、林裕翼、黃啓泰、李岳華等人。解嚴之後因為社會運動的幫助，使得台灣對同志的環境改善，因而同志文學開始受到各大文學獎的青睞，包括了凌煙的《失聲畫眉》、曹麗娟的《童女之舞》、林裕翼的《白雪公主》等。不過對台灣同志文學最具有重大意義的，還是要屬 1994 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以及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之後出現了強調性別身分認同解放的「酷兒文學」，相關作家以紀大偉、洪凌和陳雪等人較為知名。另外吳繼文、蔣勳、陳克華等作家亦有同志文學方面的創作。至二十一世紀以後，同志文學熱潮已逐漸降溫，較知名者為舞鶴的《鬼兒與阿妖》、駱以軍的《遣悲懷》等等。

註2 根據許劍橋的統計。

註3 女性主義（女權運動、女權主義）是指一個主要以女性經驗為來源與動機的社會理論與政治運動。在對社會關係進行批判之外，許多女性主義的支持者也著重於性別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動婦女的權利、利益與議題。

註4 1980 年代產生一批年輕的女性作家，如李昂《殺夫》、施叔青、蕭颯、袁瓊瓊、廖輝英《油麻菜籽》、朱天文、朱天心、蘇偉真、鍾曉陽、朱秀娟《女強人》等，大量以女性為她們作品中的主角，描述女性在婚姻家庭與傳統社會中的困境，以及女性自我的省思，她們的作品是當時許多女性主義評論家時常討論的文本。

註5 德瑞克·賈曼 Derek Jarman，英國導演，專攻藝術，後往電影業發展。